

抗战老兵刘子成

张凤英

104岁抗战老兵刘子成身子骨硬朗,只是右耳朵不好使——那是早年间被鬼子的炮弹震坏的,左耳朵却灵光得很,谁在背后叨咕他,他能逮个正着。

刘子成他爹是个半农半商的庄稼人,农闲时捣鼓皮货,赶集卖个羊皮、狗皮,比纯粹种地的强些。刘子成是家里的长子,从小受宠,他爹送他去私塾认了几年字,又手把手教他熟

皮子、量尺寸、做皮袄。

二十岁那年,刘子成已经能自个儿跑济南府送货了。他见日本人的铁甲车在道上“咣当咣当”开,心里头不踏实。到了二十一岁那年,鬼子越发猖狂,今天占这个村,明天烧那个店,民不聊生。刘子成他娘这位裹着小脚的老人家,在院门口掉了半天泪,最后一咬牙,把儿子送进了八路军

的队伍。临行头天夜里,老人家就着油灯纳了双千层底的新鞋,鞋帮子纳得密密匝匝;他爹从箱子底摸出两块银元,缝在刘子成的夹袄里。第二天清早,刘子成背着包袱出了村,他娘扶着门框没敢送——怕送了就拽住不撒手。刘子成走远了回头瞅,就看见村口老槐树的梢头在风里晃。

谁能想到,这一走就是19年,再回来,爹娘的头发都白了。

当年刘子成他娘舍不得儿子,裹着三寸金莲,硬是从村里走到前线,六十里土路,走了整整一天。她背着一摞玉米面煎饼,煎饼里夹着咸菜疙瘩。

刘子成跪在地上给娘磕了三个响头,说:“娘,您回去告诉弟弟妹妹,俺宁愿战死也不当孬种。要是俺回不去,就让二弟替俺孝敬您二老。”

晚年刘子成跟晚辈说起这段,孩子们趴在他膝盖上,难过得半天抬不起头。刘子成从怀里掏出那块老怀表,表盖里夹着一张发黄的照片——上头是他爹娘,还有弟弟妹妹们,年轻时候的刘子成穿着八路军军装站在最后头,眉清目秀的。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:“民国三十二年春,全家为子成送行。”

兴得在村里放了挂鞭炮。

大儿子和闺女上学都争气,回回考第一。刘子成白天上班,晚上陪孩子念书,自己也翻翻《三国》《水浒》,练练毛笔字。他闲不住,在院子后头开了块地,种上石榴、枇杷、芒果树,说:“山东人走到哪儿都忘不了种地,不摸土手痒痒。”

就笑,笑着笑着就抹眼泪。刘子成常挂在嘴边的话是:“俺真庆幸活到今天,看着咱国家富强起来,俺知足,俺幸福得很哪!”

刘子成这辈子,从山东的小村子走出来,扛过红缨枪,送过鸡毛信,在枪林弹雨里爬过滚过,与战友们一起,把命别在裤腰带上拼来了太平年景。他这百年,是我们国家从苦到甜的百年,是千千万万个跟他一样的庄稼汉子,拿脊梁扛起来的百年。他常对晚辈说:“人这一辈子,记住来路,才能走好去路。”这话他记了一辈子,也念叨了一辈子。

往事如昨

父亲的家书

赵明通

上世纪四十年代,我的父亲在我们当地小学教书。1947年2月,父亲弃教从戎,参军入伍。8年后,父亲转业后回老家继续教学,直至退休。

父亲去世后,留下一大堆书信,父亲在部队期间写给母亲的家书,我更是精心收藏。其中有两只信封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两只信封是珍贵的,因为上面的宣传画《我们热爱和平》,是上个世纪50年代很有名气的经典照片。

这张照片,是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摄影记者阙文在北京一幼儿园拍摄的。照片中一男一女两个小孩,他们每人抱着一只和平鸽,小男孩侧着脑袋,得意又俏皮;一旁的小女孩转过脸面对男孩,搂着和平鸽恬静淡然。

这张照片于1952年6月1日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显眼位置。后来,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对照片做了剪裁和修正,又加工成了彩色照片,用儿童体书写了“我们热爱和平”6个字做标题,制作成了大幅宣传画。宣传画第一版印刷了500万张,此后不断再版印刷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几乎人手一张印有此照片的卡片。照片还印在了信封、笔记本、明信片、搪瓷杯、茶叶盒、手帕、慰问礼品等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上,走进了大街小巷、千家万户。

父亲的家书原件只有月日没有年份,让后来看到的人有些糊涂。实际上,很多人写信时日期里都不写年份。多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,建议写信人写信时年月日要写齐全,我认为很有道理。

父亲在某一年春节前写给母亲的家书,使用的是红色信纸,还说上级发了春节贺信一同捎来。这封信还说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“吃的是大米和鱼肉,穿的是细布的新棉衣,细线袜子,和顶好的皮鞋,真是我们过去想都没想到”。

在一张现在已经发黄的小纸片上,父亲写道:“我们已经将近一年没有通信了,你一定很挂念的吧?也可能以为我没有了吧?我现在在外面工作非常顺利,生活也十分好,政治上更有进步。请你一点不用挂念,你好好在家安心工作……”这封信中还有“我们现在正在继续进军直至最后消灭蒋匪军建立新中国”的句子,说明这封信是新中国成立前写的。

以下是大约1952年前后父

亲写给母亲的家书的全文: 马瑞娥同志:

怎么我给你的信已经40多天了,还不见回信呢?你没有收到吗?还是大家都很忙找不到人写呢?或者是因为你想来,我不让你生气了?是的,我今年冬天不准备回家了,因为工作很忙,同时北方冬天天气太冷,我身体怕抗不了,因为胃病就这样,天气冷就更厉害些。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能请假回家看看,但是不一定。至于你说你要来我这里,我的意见是不要来吧,因路途远来往很不容易,如果明年我不回家一趟的话你再来,但这也并不是一定的,你看怎么样?这样很好吧?希你提出意见。

秋收都早已结束了吧?收成怎么样?余粮是否都卖给国家了?生活有没有困难?希来信告诉我。现在我们家都下雪了没有?一定很冷吧?我们在南方已经五年没看见下雪和冻冰了,虽是冬天也不很冷,这的确比北方暖和得多。橘子也很便宜,不过往家寄很困难,路费又太贵,我们家里是很难买到的吧?

我很好,吃饭不少,身体也很胖,胃有时难受,但还抗得了。晚上仍是睡不好觉,头也疼,但比以前好像是好些了。我们的新棉衣都早发下来了,不过现在还穿不住。其他的事以后再谈吧!现在把相片捎给你一张,你看我很好吧?希你不用挂念。

祝你

健康愉快!

赵超

11月22日

父亲称呼母亲“同志”,感觉挺好笑。又一想,这可能是当年通用的流行的称呼。再说,母亲大字不识一个,读信写信都要找人,父亲也只能这样称呼。曾听母亲说,她很打怵求人写信,因为当年能找到一个写信的人也不容易,有人就说,我宁愿帮你干一天活儿,也不想写这一封信。

母亲在信中多次提到,她要到部队看望父亲,父亲不同意,原因有路途遥远、走路不方便、父亲地址不固定(从信封和书信的落款可以看出,每次通信的地址都不相同)、花钱多等。

小时候曾多次听母亲自豪地说,她一个小脚女人,大字不识一个,只拿着一个写有父亲地址的信封,只身一人坐火车七天七夜到福建看望父亲,并且去了两次。现在想一想,母亲太了不起了!